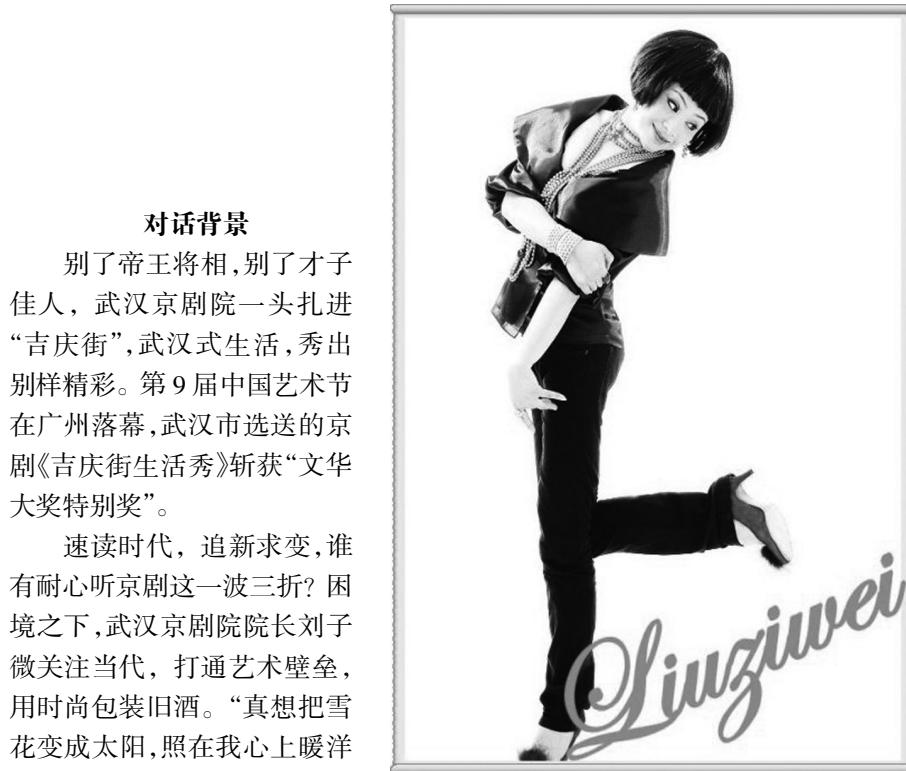


# 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微——

## 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子微的对话

□周 杰



### 对话背景

别了帝王将相，别了才子佳人，武汉京剧院一头扎进“吉庆街”，武汉式生活，秀出别样精彩。第9届中国艺术节在广州落幕，武汉市选送的京剧《吉庆街生活秀》斩获“文华大奖特别奖”。

速读时代，追新求变，谁有耐心听京剧这一波三折？困境之下，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微关注当代，打通艺术壁垒，用时尚包装旧酒。“真想把雪花变成太阳，照在我心上暖洋洋。”情动于衷，她且说且唱，急似连珠炮，恨不能刹住光阴前行之车。

### 人物介绍

刘子微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，武汉京剧院院长。主演的《洪荒大裂变》获全国新剧目探索奖和首届文华奖、《射雕英雄传》获第3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、《三寸金莲》获第11届文华表演奖和中国第7届艺术节“观众最喜爱演员奖”。2005年荣获第22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。2008年主演的大型当代京剧《吉庆街生活秀》在第5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荣获“金奖”，2010年获中国九艺节“文华

大奖特别奖”。

### 两年哭了不下百次

问：和你对话，想到了《红楼梦》里的当家人凤姐，风风火火、干练泼辣。

刘子微（以下称“刘”）：其实我比较文静。你看到我风风火火，性子蛮急，连吃饭都静不下来，是被逼的。可能自己很要强，有股子倔劲儿。做事情要么不做，要么做最好，不服输。说实话，当院长4年，有些压力，有很多委屈，有时很苦闷，前段时间，我真的有点儿坚持不住了。

问：压力大，是因为武汉团曾经是全国三鼎甲？

刘：对。社会在发展，戏曲不景气，京剧毕竟是国粹，可又不能不要。地方剧院排戏不容易，得奖，可能对我们生存有好处，所以我们必须自我努力，我不愿意让武汉京剧院在我手里解散。

问：有那么严重？

刘：传统戏曲萎缩得厉害。我们既不是全国十大团，在湖北省内，条件也是很差的，连排练的剧场都没有。我们人均年投入3.2万元，人家福建、江苏的京剧团，一年投入几千万。我们有一个小剧场，如果

把现在《吉庆街生活秀》所有演职人员搬进去，人都站不下，别说演戏了。

问：可还是要做一个大戏？

刘：剧团要靠戏立身。从个人讲，我更愿意排《三寸金莲》这样的传统戏。为什么排《吉庆街生活秀》？一是京剧很少排现代戏，当代戏几乎没有，所以我要排；二，我当院长后，团员都是一波刚毕业的孩子，传统很弱。而北京上海的剧团大家如云，做传统戏，我们比不过他们。我手下都是很漂亮、活泼的孩子，喜欢舞蹈、喜欢歌舞、话剧这些东西。演传统戏有距离，但现代戏绝对有优势。三，池莉是武汉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也是全国的一张名片，鸭脖子因为《生活秀》全国风靡，吉庆街极具武汉特色，又有全国知名度，为何不用这个题材呢？我的指导思想是京剧院要有好剧目，而不是刘子微个人有好剧目。开始，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像来双扬，排戏两年，所有人都说我像来双扬。

问：哪里像？

刘：要强而自立。这两年，我哭了不下百次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很坚强地在这个位置上站着。又是管理又是演出，很疲惫。在武汉演出彩排的时候，嗓子哑了，在台上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，滴几滴药水，继续唱，台上合作的演员都哭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编剧王海涛好，因为感觉每次演出好像演自己一样。第一场戏来双扬为了房子要去找后妈，她妹妹会跟她说句话：“姐，你十年没让我们跟她讲一句话，你真拉不下这张脸吗？”来双扬回答说：“我是拉不下这张脸，因为我顾了这张脸，就顾不了这个家了。”这话等于说我自己，我落下了，可这个剧团，这批孩子怎么办？每次唱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流。

### 文艺是张城市名片

问：当初选《吉庆街生活秀》这个题材，你们寄望其在九艺节上夺魁加分？

刘：我没有想到题材为我加分，而是想当代戏为我加分。立足传统，多点儿当代的意识，弄好的音乐、舞美，运用电脑、多媒体，让我们的戏剧饱满更耐看。这样不逊色于传统的京剧，对京剧艺术也是一个发展。

问：着力在灯光、舞美、服装上下功夫，舞台上的吉庆街的确美轮美奂，选做这些“加法”，难道不担心喧宾夺了“京剧”的主吗？

刘：现在所有的创作戏都这样做，

《梅兰芳》等大戏，哪个没灯光舞美？比我们投资大得多。人家排一个舞剧要一千多万，我这个戏才200万。因为市场经济时代，一切都有市场价。如果按照市场价，我排不了的。包括编剧、音乐、主演、导演等等，都是因为交情，好多人都做义工，免费干。

问：“吉庆街”小市民的精彩就在琐细闲杂，而京剧比较抽象典雅精致。比如，鞭子一扬，就是十万八千里。怎么将京剧的精与生活的粗转化好？

刘：来双扬不是一般的老板娘。为什么大老板会喜欢她，因为她很聪明，很优雅，很漂亮，集中了很多武汉女人优秀的一面，不是很俗的老板。热烈而不俗气，为此，我们给来双扬设计了长袖、长裙、大花的服装，夸张而漂亮。开始有人认为有点儿过，改了几遍，最终又改回来了，毕竟京剧是舞台艺术。现代戏为何不好看？很大程度是因服装太写实。如写实，那跟话剧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排的不是电视剧，所以我认为服装要夸张、要艺术。两年实践，我觉得当初的想法是对的，看过我们戏的所有大艺术家都说服装好看……

问：你也不是地道的武汉人。池莉体验生活是出名的，你怎么体验她小说里来双扬的生活，把自己变成来双扬？

刘：我没卖过鸭脖子，但是我感激我的编剧王海涛很好地拿捏了武汉生活的脉动。他原是我们院里的党委书记，我们天天为本子“吵架”。书记跟院长写剧本，这在全国也是一段佳话。为把武汉的感觉找出来，所有主创都到吉庆街去过多次，还专门到户部巷、北京的鬼街找灵感。综合了全国许多地方性街市的特点，外地观众看得也带劲。我们在北京、广州演出后，



许多人跟我发短信问，武汉有那么漂亮吗？一定要去看一看。你看，文艺也是一张城市名片。

### 因为有爱所以幸福

问：吉庆街让你感动的是什么？

刘：艺人，那些真正的艺人。我看到他们就很心酸的。我们也是艺人，实际上也为生存。

问：你反复强调着“生存”，让人听着都有危机感。其实以你的资历和在梨园界的影响力，走到哪里都是“柱头”，何来生存之虞？

刘：生存不是我个人的生存，是我们院里的生存。开玩笑说，我可以不当演员了，去找个大款老公。但我就是独立，我不愿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排戏时，听到我嗓子哑了，舞美、灯光、音乐等老师都上台说“刘院长，我这里有点儿参片，你含一下。”“先喝点儿水休息一下”……导演杨小青，快70岁的老太太，排练的时候，她的脚被布景砸了，儿子心疼母亲不让她来。可导演说没什么事，跟我发短信说“刘院长，我的脚没事，今天我让你受惊了。你对人很真诚，我真的愿意帮你”。她对我像母亲对女儿一样，这么多人对我好，你说我委屈啥呀？虽然我现在没大房子，没好车，可有大家的爱，我很幸福。

问：看你这次参赛的班底，包括京剧、话剧、歌舞剧、地方戏，俨然一个集团军。

刘：艺术节包含的艺术门类很多，歌舞、音乐、话剧、地方戏等等，我的一个团队打出去不够，所以要加强。我要把楚剧、汉剧漂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们，杂技团漂亮的孩子拉过来；舞蹈演员，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演员；乐团是武汉爱乐乐团和武汉京剧院乐团联合演出。毕竟出去是代表武汉呀，不是一个小团，我要让大家看看我们的队伍，这也是体现武汉文艺界的实力。戏曲太单调，满足不了观众需要。过去讨厌戏曲很慢的人，或许可以看看舞蹈、听听音乐……你要的我都有，就可以吸引更多观众。这次在广州演出，一场一千多个位子，票全卖了，我的同乡会帮忙去买票，结果买不到票。现在8+1城市圈都建立了，将来艺术也是要合作的。

### 开阔眼界传承国粹

问：所谓修行在个人，却要师父引进门。而京剧又讲究师承，你的艺术之路，谁对你影响最大？

刘：我的启蒙老师是小杨月楼（南派京剧代表人物之一）的女儿杨菊萍老师。我10岁学戏，就进他们家门，被当亲孙女一样。她老公是郭玉昆（江南第一美猴

王）。他们不光教戏，还管饭。每天我吃得饱饱的，所以身体好，自小打下很好的基础。后来读研究生，导师是李维康、孙毓敏，见了很多大家，开阔了眼界。还有京剧大家朱琦婉老师，我的三出成名大戏剧都是她指导我的，不光帮我设计，每场演出都守在身边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抠。在梨园界，尤其是出名后，谁会跟你提意见呀？我演出，朱琦婉老师就在台下看，然后上来说哪不好……

问：戏曲界的国家级大奖如文华奖、白玉兰奖、梅花奖你都得了。大奖是靠戏垫起来的，回想起来，大戏背后都装了怎样的甘苦？

刘：说到甘苦，《吉庆街生活秀》心酸最多。《三寸金莲》让我所有个人大奖都拿到了，是人生最重要的。

问：裹脚裹出“三寸金莲”被视为文化中国的糟粕，当你把它搬上舞台，想给人传递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呢？

刘：三寸金莲，即小脚一双眼泪一缸，我曾跟冯骥才探讨过，我们演绎的是裹脚难，放脚更难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是想把我们的传统戏“跷”传承下来。跷是解放前戏曲舞台上的一种技艺，穿上那个跷呀，女人天生的体态就出来了，非常漂亮。但是穿跷呢，非常苦。前面是一个硬的木头，人的整个脚是靠布绑着，支撑就是三寸小木块。一般是五六岁小孩儿练习，我30多岁才练。脚插进跷，腿部和脚腕子都要绷直，脚跟不能落地，比练芭蕾还难。开始练时，走不了路，又痛又累，全身是汗，两腿发抖，练了两个多月我才能不扶着墙走路……因为这个跷，我的腰椎滑脱，颈椎、胸椎都出毛病了。

问：戏里角色戏外人生。你怎么协调这个戏里戏外？

刘：我戏里戏外就一个人，或许就是这么多年对京剧的爱吧！

